

修羅河岸

河面寬闊，在眼前展開。天地濁黃一片。

伊洛瓦底江，吹拂何處來的風，默念其名，河無語，又在船後靜默復闖。

一時間，我該如何形容眼前的黃。沉默卻一直逼視的黃，像我曾擁有的一把黃雨傘，覆在雨線裡透明的黃。落日緊貼緬甸地平線的黃，船行，沿岸偶見斑灰房舍，鷗鳥盤旋沙洲，蟲鳴冰冷伏擊。船駛在江面，漫長等待的時間一片焦黃，幾道黑色線條從岸邊沖積而入，水草和浮藻。我仍無法想像，幾個月前，風災後伊洛瓦底江高漲如噩夢。

還有多遠？應該問，我們還要在永無盡頭的黃色上流動多久？向志工嚮導發問，得到的答案總是「很快了。」嚮導帶著笑意說，困在河島上的村民，看到醫療團到來一定很高興，就像緬甸人信奉的羅漢，在災變後現身，帶來希望。希望，他用緬甸語說了這個字，風大，我沒聽清楚。

我坐在船尾，緊抱住醫藥包，裡頭有繃帶、碘酒、藥膏、止痛劑、感冒藥和一把剪刀，除外，我不知還能帶來什麼？出發前，我問來過緬甸的學長，應該準備那些藥物？那裡的人最需要什麼？他苦笑回應，怎樣都是不夠的。昨日，小船穿過一場突如其來的雨，冷冷的雨，消失在濁黃的河面，我突然覺得應該帶著那把黃雨傘。

船像蛋黃般的搖幌著，駛出雨陣，又在黃昏前進入一陣霧。霧散，伊洛瓦底江的捲軸緩緩展開，落日在一方落款，左前方顯影一座小島。心整個提起，旋緊，岸邊有軍士荷槍，默默窺看，臉色蠟黃。寺廟趕來的僧侶與軍人交談，遠遠向我們招手：「可以上岸了。」我的心情陡然降落，忘記如何走完通往村落的小路，只記得許多湧上來的臉孔，帶著他們的傷痕、腫痛，在風災後殘存的軀體，許多張嘴一起向我發聲。我聽不懂的話語，逐一檢視傷口。有個年輕人背著媽媽前來，透過志工翻譯，要我「救救他媽媽」。風災時，他們的家一夕間崩塌，他媽媽泡

在汙水裡等待救援，右腳感染嚴重腫脹。我望著傷口流出的黃膿，只能搖頭，「她需要送醫院動手術。」我說，請翻譯再跟兒子說一遍，翻譯回過頭告訴我，「兒子說他們沒有錢。」我說我只能幫她換藥和繃帶，兒子愣了一會，跟翻譯說，上一次有醫療團來，也幫他媽換了繃帶就走了。這回，換我愣住了。

年輕人背起媽媽，媽媽認命地趴在兒子身上，走進人群的身影也走進蒼茫的黃昏。這個擁有一百多人口的小村落，是伊洛瓦底江團團圍住的孤島，從來沒蓋過醫院，颶風吹垮一半以上的房舍。第二天，我們的船再度駛向河心，眼前所見仍是一片莽黃，像割開腫痂流出的黃膿，像土壤翻開埋進屍體濺起的黃，像我多年前吃的一枚黃橙在嘴裡發酸，像醫學院最後一年，當實習醫師第一次目睹病人被宣告死亡時，眼前跳出的黃。腫痛、傷口、失去了家園就如在心臟割出紋路，我心裡一直想著，想著，要帶來多少止痛藥才算足夠。

來到下一座島，伊洛瓦底江在此分為兩道支流，慢慢湧向前塵，遠望島形平坦，如閃爍灰光的幽靈。島上應有七百多名倖存者，沒有醫藥，風災後也沒有跟外界接觸。為什麼？我們很快就知道答案了，當船向島靠過去，軍士就揮舞槍桿，要我們速速離去。我看到有個十多歲的男孩，舉槍口對著船，口中惡狠地喊著什麼。船長向軍士揮舞代表醫生的紅十字旗，軍士則回報高舉的來福槍，像雙方的對禮。嚮導低聲說：「大概以為我們是資本主義派來的間諜。」

河面寬闊，收容嘆息和嗚咽。避開槍口，船行向下一座島，遠望，有漸行漸近的蔥綠。隨船法師突然冒冷汗，渾身發抖，說我們且慢上島，她感應到一股強烈的怨氣，她說：「不是我可以化解的。」我們望著法師，依舊蒼茫的天與地，她的嘴形默唸佛號，但醫療團決定救人為先，相信幽冥的怨靈能夠諒解。

上岸，不見軍士，法師對著河岸，向虛空做起超度，把伊洛瓦底江的一角當成祭壇。稍後，村長證實了法師的疑慮，當風災平息後從上游漂來八百多具屍體，我直覺驚疑：這怎麼可能？承載我們來到此地的同一條河，竟曾如此絕情？翻譯說：「那天全村村民一起在河岸撈屍體，為每具屍體上一根香，沒錯，他們數過了。」那天，河面浮沉腐爛、發臭，生者和死者處在同一道河，八百多人靠岸卻

不再得度，如墮入阿修羅道的地獄景象。村民在島的後方挖掘大坑，掩埋屍體，沒能一一辨認名字、身世、自何處來，沒人探問他們的遺願，沒能彼此道別，隨著河的流動而來，風剛停息，怨瞋卻隨著修羅心的旺盛籠罩小島。法師聽著村長的述說，一行淚落下，我想起自己在急診室內握過一雙老人的手，瘦弱而顫抖的手，他應該已預知自己的命運。那時，廣播叫我的名字，有個車禍的傷患送進來，我急著想放掉他的手，趕去急診室，急著燒起我自己的阿修羅心。

透過翻譯，村長告訴我們，掩埋屍體後，許多村民身上長出沒來由的腫瘤，全身癢痛，夜深經過塚堆，總會以為能夠聽見哭啼。村民都以為，這是怨靈不得輪迴的懲罰。就在撈起屍體的河岸，豎起一支度亡的旛旗，請來僧侶做法事，但怪病仍然在島上翻滾。

醫療團在茅屋棚下看診，每個來的村民，每張臉孔急著向遠方來的我們訴說病情。村內沒有護士，只得請兩名上過學的女孩幫忙包紮、量體溫。我聽不懂話語，面對一名額頭髮燙的患者，淒苦的神情卻是我在急診室已極熟悉的。我觸摸額頭，清洗傷口，望進腫脹的喉嚨，要他們吞下我遞過去的膠囊。「回去後多休息，多休息。」我請翻譯跟每位病人都這樣說。

輪到一名憂愁面容的媽媽，帶著約七、八歲的小女兒來。女兒的耳垂長著腫瘤，從側臉看，就像耳朵另長出一張臉孔。媽媽著急的說了一長串話，垂淚，翻譯的志工安慰媽媽一會，說風災後女兒就長出個怪東西，村民附會這是魔鬼的臉，罵小女兒招引來禍害，帶來颶風，這個媽媽請我一定要幫她女兒。

女孩有一張非常秀麗的臉，清澈的眼神，如果沒有這顆瘤，她應該可以安度童年。我仔細診視這顆瘤，是簡單的脂肪瘤，這時我開始後悔，沒有帶來更多器具，連這個最簡單的手術，都沒辦法做。

我搖搖頭，對不起，我沒有辦法。小聲的，如靈魂的懺悔。志工沒有幫我譯這句話，但媽媽看著我，小女孩也看著我，耳朵上那張臉若長著眼睛，也會一起看著我。離開我熟悉的急診室，離開寫著英文學名的藥瓶，失去了消毒酒精和手術刀，我只是一名緬甸天空下的異鄉人。對不起，我跟自己又說了一遍。

那年，醫療團在伊洛瓦底江拜訪過七座島。回台灣後，我回到急診室，面對潮湧不息的患者和緊急呼叫，我的手機總是開著，仍時常做噩夢。我繼續和傷口對話，每個傷口都急著告訴我一堆故事，我默默將它們縫起，邀請傷口就此睡去，白血球和血小板奏起安眠曲。我聆聽氧氣罩下的心跳，心電圖變成背景音樂，距離我上次的睡眠如伊洛瓦底江的河面寬闊。

我常常想起那把黃雨傘，卻不記得傘遺失在何處。有一次，我走在街上突遇急雨，爆炸般的雨就在身上發作，我無計可想，縮在騎樓邊渾身濕冷，有個小女孩經過，遞給我這把黃雨傘，說：「叔叔，這把給你，我還有一把。」我在夢裡獨自行於伊洛瓦底江，船被黃濁泥河吞吃，一寸一寸地在夢的液體上滑行。仍記起那名耳朵長瘤的小女孩，記憶有和持黃雨傘的女孩一樣的眼神。只要看見這樣的眼神，儘管世界陰暗，雨降下，河岸後退，房舍傾倒，鬼魅從何處行來，只要她願意睜開眼睛，對著你，你就將看見光亮，在夢裡，永遠不會有盡頭的河流伸出蒼白的手和軀體。

那以前，一個急診室醫生做的夢，總跟時間有關。夢見壁上的鐘突然快走，怎樣按也不會停止呼喊的鬧鐘，如消毒藥水的蔓延。從緬甸歸來後，我更常夢見沒有指針的鐘面，在時間的盡頭站立著，冷冷看你的眼神。我夢見自己戴上口罩和消毒手套，俯身想割開一顆心臟，卻發現自己遺失了手術刀。我跟胸膛敞開、仍睜著眼睛的病人說：「對不起，我的手術刀放在家裡，請等我一下。」常就在這裡驚醒，聽見叫我過去的廣播。

閒暇，我仍常聽見自己緊緊咬嚙的一股憾恨：怎麼，沒有多帶一把手術刀？黑暗的大地，屍體和燒燃的骨灰，源流向黑色的大河，黑色的修羅之河同時也綻放蓮花。當小女兒和她媽媽在那個早晨來到，向我投射來期盼的眼神，我多麼希望自己也能夠讓蓮花綻放在她的笑容。

我的夢境迅速地在胸中燒成一種期望，難道我已不能再做些什麼嗎？好像遺憾是在培養皿內悄悄萌長的病菌，已變成我的病歷表。我將那女孩的側臉照貼上臉書，那顆脂肪瘤特徵鮮明。我敘述和她認識的經過，她和媽媽黯然離去的身影。

然而，我該如何敘說一個醫生心內暗自藏妥的遺憾？遺憾像第一次宣告病人死亡的心情，我也不能再做什麼。病人睡過的床很快即清空，我卻彷彿見到留下的凹痕，一座生命的盆地，極快，就被其他的病症取代。從緬甸回來，我偶而會進移空的病床躺一會，想像與那名病人談話的情節，想像魂魄會不會流連在病房的冷空氣內。我始終記得一名七十八歲的癌症病人，有次跟我說：「醫生，我走了後，你會替我念大悲咒嗎？」我愣住，顧著安慰他，要他別胡思亂想，這是醫生的本能反應，但他堅持知道答案：「你會念大悲咒迴向給我嗎？」那時我忙著要到別的病房，不及細想，只應了一聲匆匆離開，那是一年多前的事了。後來，我常躺在那個房間內，當作一種內心的懺悔，望向窗外茂密的茶花叢，荼靡花開得艷麗，想像那是老人最後見到的顏色。

我也是後來才知道的，接到消息說，小女孩已到仰光的醫院接受治療。卻也有消息說，女孩仍住在島上，耳垂的脂肪瘤仍在。我們相遇的短暫片刻，在網路上複製成無窮的時光。有一天，在緬甸認識的師姐傳來一張照片，問我是不是同一個女孩？照片裡，女孩垂下眼如沉浸嘆息，脂肪瘤清晰可見，如另外長出的一張臉。我立即回信，說應該就是她。師姐的回信很快抵達，興奮中夾帶欣慰，提到女孩和媽媽已離開小島，住在緊鄰伊洛瓦底江的村落。女孩還記得我為她做的包紮，為她拍了一張照片。

此時，距離前次的醫療團行程已經半年，我卻急切的想再去一趟，覺得緬甸是一樁尚未了的心願。我輾轉一夜難眠，多次夢見小女孩在昏茫的河岸邊走路，再走，就會離開我的視線範圍。我伸出手，才發覺天色已經大白。

然而，申請到緬甸從事醫療活動，卻是個繁瑣的過程，得闖過層層的關卡，還要有對方的保證。我時常想起在伊洛瓦底江上，那個男孩的槍口對準我們的場景，那把槍，幾乎和男孩一樣的高，他曾經發射過嗎？

一個月後，我的醫藥包內帶著所有想得到的器具，出發。當我在機艙內，感覺輪子在機腹下的滑動，竟不覺落下淚。心內反覆。抵達緬甸後，師姐和當地廟寺的僧侶來接我。這次，只有我一名醫師，在緬甸寬闊的天地，我們搭車走陸路

前往村落，沿途如一場晃動的夢境。我們離開輝煌的大金塔影進入鄉間，金黃轉為暗澄，傳說那金塔獲佛力扶持，展現種種神蹟，我只看到尖塔越行越小，內心的陰影卻如渲染的墨色擴大，終至占領我所有的視域。落日仍在地平線緊緊追隨。還有多遠？我一直催問師姐，師姐始終帶著微笑。

在不知名的鄉間寄宿佛寺，悄無聲息的琥珀色，黎明上路，蟲聲才漸甦醒。抵達村落時已近中午，伊洛瓦底江在我眼前蜿蜒經過，好像我們分離的這半年，從來沒有存在過，奔向時間的盡頭，她是沉默的大母親，負載緬甸的哀愁和美麗。

我緊抱著醫藥包，尋找那名女孩的身影。這次，她媽媽沒有現身，由師姐帶領她前來。我看著她，透過師姐問她，是不是還記得我？她說，記得，又說了一長串的話。什麼意思？我問。師姐說：「女孩說她現在已不在意耳朵旁的那張臉了，搬到這裡後，村裡的老師跟她說，那個風災不是她引起的。」

由著這番話，我仿如站在八百具屍體漂流的河面，沒有名字，沒有和親人告別的死者，此刻化為剎風中喃喃的信息，隨風飄散。但灼熱已冷息，怨氣已化為安眠。

這只是個簡單的手術，竟等待了整整半年。從消毒、割瘤、包紮，手術的那十分鐘內，女孩安靜坐著，垂下眼，歷經的苦難讓她早熟，但也許她心內已想著，等一下，就要走進明媚的陽光內，和同伴玩一場遊戲。她的人生仍長，長得幾乎看不見時間的盡頭。

隔了歲月重逢的緬甸，仍有種種的病症和傷口，仍有許多嘴巴發聲，等著輪流向我訴說，我這才明白學長當年的苦笑，相對於痛苦，怎樣準備都是不夠的。我開始明瞭在天地中懸宕的行腳，但是，心到底在哪裡呢？這顆心，如何能夠停止牽掛？

我該如何形容眼前的黃？翻開土壤種下一株月桂桃的黃，收獲第一把稻穗的黃，告別時仍頻頻回頭的黃，想念結成一個視網膜上的小黃點，陌生小女孩遞過來的雨傘上的黃。

村落外的空地，向著伊洛瓦底江，江邊，有人焚燒紙錢，灰燼飄高，眼看即將還諸天地。我們就此作別，人已上車，法師卻像突然湧上一個靈感，問我：「心裡有想為誰念大悲咒嗎？」我知道她的意思，對她淺淺回笑。車子發動，伊洛瓦底江在望後鏡越行越遠，什麼感覺都遠了，但什麼感覺也都近了，江面上的生者和死者一起回頭，落日招展，我開始默念大悲咒，迴向給心裡老人最後的身影。